

中外著名科学家的故事

# 孙思邈

王平荣



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

中外著名科学家的故事

# 孙思邈

王平荣

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

## 前 言

本套丛书通过介绍古今中外 28 位著名科学家的故事，以生动感人的事实，展示了每位科学家的成长道路、发明创造、成就业绩等，为青少年读者提供了一套科学启蒙读物，使他们能够受到启迪和潜移默化的影响。

阅读这套丛书，了解每位科学家的生活历程，可以再次体味到马克思的那句名言：“在科学的问题上是没有平坦的道路可走的，只有在崎岖的攀登中不畏艰难险阻的人，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。”这应该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。

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科学现代化的时代。科学家是人类社会的人才瑰宝。科学的昌盛和发达，是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动力。向青少年朋友们介绍古今中外这些著名科学家的勤学求索，敬业爱业，刻苦钻研，以及他们的顽强意志和艰苦奋斗的精神，对激发同学们热爱科学，努力学习科学知识，提高社会的道德素质，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，培养跨世纪的一代新人，具有重要的意义。这就是我们编写这套丛书的目的。

本套丛书主要是为青少年朋友编写的，因此，它着重强调了知识性、趣味性、可读性，使青少年朋友在轻松愉快的

14789/25

阅读中获得知识。

由于资料浩繁，编者水平有限，有不当之处，请读者，特别是请广大教师、学生在阅读中多提宝贵意见。

在编写的过程中，我们参阅或选用了一些报刊资料，在此表示谢意，并对海外爱国人士何玉堂先生对该书出版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**编 者**

1996年7月

## 医生品德的高低，这是衡量一个好医生还是坏医生的一个标准。

——孙思邈

---

在我国的广大城乡中，很多地方都有药王庙（药王洞），至今陕西省耀县还有药王山。药王是什么样的人？为什么千百年来人们都要尊重和纪念他呢？

药王，并不是什么神仙，而是一位有名的医生，老百姓纪念他，便尊称他为药王，他的名字叫孙思邈。

孙思邈是今陕西省耀县孙家塘人。

陕西关中平原的北面，有一种很特殊的地形：四周环绕着大河、大沟，而中间地带地势较高，呈台状，如倒扣着的锅台，但是顶部较为平坦。先人称这种地形为“塬”。隋时期，这一部分“塬”属华原县，今是耀县，孙思邈就出生在这里。

县城的东面，是湔湔的铜官河，又叫漆水河，河



的东岸，地势虽然很平坦，但有一些起伏丘陵，在丘陵的陡坡处，开凿着许多窑洞。先人生息繁衍的地方，很自然地形成了一个自然村落，这个村落，由于坐落在“塬”上，故名为孙家塬村。

由于孙家塬村出了个孙思邈，这个村在后来挺有名气。

孙家塬村在现在耀县城东北方，距城有7公里半，这里是黄土高原地带，村子周围沟壑纵横，山峦重叠，村子里没有水源，农民常年饮用的是天下雨时积存的窖水，遇到天旱年景，长年不下雨，窖水用完了，就得到很远的地方去运水，因此“塬”的含义中，还有少水的意思。这里的农民非常勤劳，他们种植的农作物有小麦、谷子、棉花等，除了种植庄稼外，妇女们还自己织布纺线，过着俭朴的生活。

581年（隋文帝开皇元年），孙思邈出生在孙家塬老堡子一户普通的农民家里。孙思邈自幼身体瘦弱，饱尝了疾病的折磨，仅为支付求医和买汤药的费用，就几乎花尽了全部家产。小小年纪的孙思邈自小就领略了疾病的痛苦，这对他今后的人生志向的确立，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
隋文帝开皇五年，天不知为什么冷得特别早，还只是仲秋时节，就已经像冬天一样冷了。一天早晨，

一位30多岁，由于营养不良和过度劳累，面无血色，穿着破烂衣服的木匠，抱着一个皮肤苍白，脸上没有一点笑容的男孩，冒着凛冽的寒风匆匆忙忙出了村，朝着村外走去。

过了很长时间，小孩对他父亲说：“爹，你不用抱我了，我自己可以走。”看到那满头大汗的父亲，孙思邈很体谅父亲。

父亲说：“思邈，你正病着呢，我能抱得动！”

“我还是自己走吧，我能行！”

“别说了，你还是孩子呢！”

“咋走不动呢，我已经五岁了！”

孙思邈的父亲实在不忍心让一个有病的孩子自己走。虽然孙思邈一再强求，他还是继续抱着他，不把他放下来。

孙思邈的脾气挺倔的，他看到父亲不采纳他的意见，就噘着小嘴巴，舞着小手，蹬着小脚，嘴里直喊：“让我下来，让我下来！”突然他的喊声弱下来了，大口地咳嗽起来，一阵接着一阵，咳得面红耳赤，涕泪直流，舌头向外伸出，头朝前倾，额上青筋怒张，身体弯缩成一团，咳出了大量的稠痰……

孙思邈的父亲疼爱地叮咛：“思邈，不要乱动，乖乖地让爹抱着。”



一路上，孙思邈的父亲痛苦地回忆着过去的事情：家境贫寒，仅有十几亩薄地和三孔土窑洞，生活虽然不富裕，但还能维持下去，谁知道孙思邈出生后身体一直不好，重病缠身，好几次差点去见了阎王。为了给儿子治病，家产几乎卖光了，谁知儿子的病仍不见起色。

看着和孙思邈一般大的孩子，都活蹦乱跳的，上山捉鸟，下水摸鱼，或斗蟋蟀，拍蜻蜓，逮蝓蝓，放风筝，有的已开始到私塾里去学经识字，而孙思邈呢，却整天与药罐子打交道。这实在是让人揪心。

冰凉的西风，越来越大了，仿佛要把人吹倒似的，终于呼啸起来。风，透过父子俩褴褛的衣裳。思邈打起寒颤。父亲连忙脱下上衣，紧紧地裹在儿子身上。真是父子连心啊！

当他们下塬时，思邈用没有神采的眼睛，望着一眼望不到头，但只有一人多宽的小路和路旁深不见底的沟壑，说：“要是掉下沟……”

“不要怕。这条路我从小就走，少说也走了一千趟，还会出事？”

“噢！”思邈不说话了。从记事起，哪一个月父亲不抱着他，从这条路往宝鉴山的医生令狐先生家跑一两趟呀！照这样说来，是不会出事的吧？

下塬后，又走了几里大道，才到宝鉴山下。孙思邈的心情好一些了。

巍峨的宝鉴山，气势宏伟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树木显得很凋零，青色的峭壁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稍有些暖意，但手一摸上去，仍是寒气逼人。

孙家父子到这里来，是去见这方圆几十里内的唯一的医生令狐先生的。令狐先生就住在宝鉴山下的宝鉴村中。

孙思邈父子来到令狐先生家门口，看到令狐先生那熟悉的三间大瓦房在阳光的辉映下，感到格外亲切。确实，孩子的生命全依靠这瓦房的主人了。

可是，令狐先生的大门紧闭着，锈迹斑斑的锁栓上，挂着一把黑亮大锁——令狐先生不在家。

孙思邈父子只好等着。

过了片刻，来了一帮人，他们拿着凿子、铁锤，看样子是打石头的石匠。领头的见了他们父子，关切地说：“孙木匠，孩子又病啦！你俩来得不是时候——今天是城里老县令的生日，令狐先生准又是去攀龙附凤去啦。”

孙木匠说：“我已经等了半天了，宝鉴山离县城不远，令狐先生可能快回来了吧？”

这些打石头的石匠们在树下歇脚，孙思邈父亲

凑上去，与他们聊了起来。

“令狐先生医术可以，但老是多收钱，真像俗话说说的，‘开了药店，忘了劫道’，他收钱太黑了。”一个石匠说道。

领头的那个石匠也颇有同感，他接着说：“是啊，到他这里来看病，没有二三十贯钱，你甭想出门，前几天，我孩他妈生了重病，我三番五次到他这里来，怎么也不顶事，我只好送了他三只母鸡，把他请到我家，他的两只眼东瞅瞅，西看看。见我的家当不抵一付药钱，他让我卖了二亩地去买药，他说他的药里有珍珠。鬼知道是不是有，但为了治病，我还是咬着牙认了。真没办法。”

听着石匠们谈论，孙木匠说道：“是啊，为了给孩子治病，我已经卖了所有的家当，祖上留下的那几亩薄地，也快卖完了。谁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让老天睁眼，保佑我儿思邈早日康复呢？令狐先生收钱也太不规矩了，他存心是要咱穷人的命啊。”

“令狐先生有时也装成好人，把药赊给你吃。可是等你真赊了他的药，上了他的黑帐本后，你祖宗八代也还不清！”

“这年头，穷人哪能不生病呢？山里的妇女害大脖子病的特别多。病重的，脸上青紫浮肿，浑身无

力，就连咽东西也困难。更可怕的是，有些大脖子妇女生下的孩子，也像他妈妈一样，头大脖子短，长到老也长不高，还是呆子，甚至又聋又哑、两腿瘫痪。大姑娘患了大脖子病，都认为不吉利，很难嫁出去。你说这种病吓不吓人！”

“在我们村，5个小孩里最多有一个能长大成人。有支歌儿说：

‘只见抬棺材，不闻婴儿啼。’”

听他这么一说，石匠们愁容满面，都不吭声了。

孙木匠关切地问着：“兄弟们，看你们今天这打扮，又是出官差了？”

“谁说不是呢，”领头的石匠说，“皇上很喜欢咱们县磐玉山产的玉制成的磬，说是很好的一种乐器，清脆悦耳，特别好听，要咱们县年年进贡。县官为了讨好皇帝，每年都限期我们去山上开采磐玉来。可是像磐玉这种罕见的宝物，哪里是容易开采到的呢。这不，今年我们虽下手挺早，可还是误了期限，被县官打过好几回了。哎，现在这世道，真是官逼民反啊！”

领头石匠说完，孙思邈的父亲忙劝道：“哎，是啊，咱们穷人简直是没活路了。”

“不说了，越说越气人，喂，我说兄弟们，咱们

走吧，要不，又要挨板子了。”石匠们唉声叹气地走了。大树底下，只剩下了孙氏父子。

已经到晌午了，附近的几户人家，吃完午饭都去干活去了，可令狐先生还没回来。大树底下又多了几个前来看病的人，病人们在树下东倒西歪地躺着，无数的红头苍蝇，在乱飞乱爬，孙思邈无力地躺在父亲的臂弯里，不时地咳嗽两声。

太阳一点一点地向西移动着，伴随着渐大的凉风，终于快落山了，前去县城祝寿的令狐先生还没回来。看看缕缕升起炊烟，病人们都陆续地离开了。孙木匠看看时候不早了，也失望地重新抱起孙思邈，垂头丧气地离开了宝鉴山。

父子俩蹒跚地走在山路上，离孙家塬还有两公里时，日头已经沉进了万山丛中。

天渐渐黑了，父子俩越走越急，累得气喘吁吁。弯弯曲曲的山路，在这无月的夜晚，也仿佛与人作对似的，越来越难走了。

孙思邈的父亲左手抱着思邈，右手无目标地乱抓着，眼睛睁得圆鼓鼓地，但什么也看不见，问道：“思邈，哪儿是路呀！快告诉我！”

思邈愣了愣，又想了想，吓得哭叫起来：“你、你真看不见了么，你是不是成了瞎、瞎子？”

“上个月我就得了雀目病（夜盲症）。得了这种病，就像麻雀一样，一到晚上就啥也瞧不着。”

四周静得怕人，但仔细听一下，隐隐约约的，可以听见远处传来凄厉的狼嚎。

思邈又大声咳嗽起来。

父亲背着思邈，按照思邈的指点，顺着崎岖不平的小路，一小步一小步地走着。他很担心万一失足。思邈正在生病，怕冷怕热，在这样寒冷的夜晚露宿是非常危险的。他不能不走。

他们艰难地走着，快到塬顶时，思邈“哇”地一声，将吃进的食物吐了出来。实在巧得很，就在这当儿父亲一脚踩空，掉了下去。思邈，摔在泥泞的路上。

思邈爬在沟畔，望着漆黑的沟底，惊慌地大叫：“爹！爹爹——你在哪里呀，爹爹呀……”

回答他的，只有悲凉的山的回音。

孙思邈的病又重了，他渐渐昏迷了过去。

在家里焦急等待的孙思邈的母亲见天黑了他们父子俩还不回来，忙叫了几个人去沿路寻找。孙思邈的母亲，也患有大脖子病。等她找到孙氏父子时，孙思邈已经奄奄一息，面色发青，孙思邈的父亲恰巧落在土崖半腰的树桩上，摔昏了过去，刚刚苏醒

过来。

孙思邈的母亲赶紧把孙思邈抱在怀里，同去的几个人也把孙木匠换了回来。

第二天，磬玉山的老大伯恰巧路过这里，用土法救醒了孙思邈。他告诉孙思邈的母亲，说孙思邈患的是顿咳，这种病俗称百日咳，患了它，不容易好，一年四季都可能发作，体质强的小孩咳后能照常活动，像孙思邈这种体质较差的，患了后就不容易好。

两年后，孙思邈身体强壮了一些，他父亲也有意识地让他干些农活，来增强他的体质。

一天，孙木匠在替同村的张财主家做柜子，孙思邈在旁边边看边学。

孙木匠望着儿子问：“思邈啊 你现在也不小了，该懂事了，爹问你一句话，你长大了，准备干哪一行啊！”

孙思邈眼睛一眨一眨地望着爹爹：“爹，我想跟你学木匠，挣钱养家，让你和我娘都能过上好的日子。”

“你看，我就是木匠，现在混到这种境地，我怎么值得学习呢。”

“那也是，哼，我是不是可以当个医生，像令狐

先生那样，挣大把大把的钱，也给咱家盖上大瓦房，买上一百亩地，也像张财主一样。”

“当医生好，但不应像令狐先生那样害人，要以医德为先，在以前，咱们家也有几亩地，可就是令狐先生手黑，为了给你治病，都让他给吞了。”

“是，爹，我不跟令狐混蛋学，我也把医术练得棒棒的，把你的雀目病治好，把妈妈的大脖子病治好，把咱们村所有的病人都治好，让咱整个塬上的人都免于疾病之苦。”

父亲想了一下说：“你想学医，就不能像我这样斗大的字识不了一石。现在咱们虽不富有，只剩一孔土窑洞和几件木匠家什了，但是我就是拼死拼活，挨饿讨饭，累弯腰，也要供你读书！明天，你就上学去。”

孙家塬的学校，设在村西边一棵大杨树旁边的一孔大土窑洞里。一位老先生教几十个学生，设备很差，只有小桌子。孙思邈学习十分刻苦用功，每天能背熟一千字的文章。先生非常喜欢他，见他虽然不大健康，但聪明好学，不但不要他的报酬，还常到县城里他的朋友那里去夸耀自己收了个好学生。朋友们听了，也很羡慕。有一天上午，洛州总管独孤信经过华原县城，听说后，便把孙思邈叫来，



想亲自考考他，就出了几个题。孙思邈虽然是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小孩子，又是头一次见朝廷官员，但态度从容，对答如流，回答得非常好。独孤信很高兴，称赞道：“小小年纪，很简单呀！是个神童。”他向孙思邈赠送了一些古书，勉励孙思邈好好钻研，争取成材，长大了为皇上尽忠，为家乡争光，替朝廷出力。

孙思邈终于确立了自己的奋斗目标，他决心要解除民众的疾苦。当时他家乡流行的传染病，害死了许多人，他目睹了这一惨状，为了能早日成材，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，这为他今后的医学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
华原县县城东面，是由许多小山连在一起的小山群，每个小山上翠峰绵延，林木葱郁，由于土质优良和人为破坏较少，山上盛产着许多药材。其中在磬玉山北峰的半山腰上，住着靠采药卖药为生的张大伯等几户人家。

孙思邈开始由张大伯带领着认识各类药物。

一天，当时12岁的孙思邈由于学堂老师有事外出，就跟着他做木匠的爹去张大伯那里。张大伯是